安康日报

岁月回望

吴风平

五十八年前，我生在大山深处一户清贫的农家。初生的我仅有三斤重，邻里亲友见我这般瘦小，都摇头叹息，唯有我的母亲万般不舍，将我悉心养大。

三岁那年，我依旧不语，无论旁人如何逗弄，始终不哭不闹，安静得近乎呆滞。一时间，流言四起，亲友邻里再度劝母亲放弃我。彼时家中三餐不继，日子举步维艰，众人都觉得，再多一个痴傻的孩子，往后的生活只会难上加难。可母亲心意笃定，从未动摇。她常常对着我轻语：“就算你不会说话，我也要把你养大成人。”

不负母亲深情守候，我三岁半那年，骤然开口说话，喜讯驱散了家中的阴霾。全家人欣喜若狂，母亲喜极而泣，小姑和姐姐更是欢欣雀跃、手舞足蹈，沉寂的小院里，漾起久违的欢声笑语。

转眼我五岁，便褪去孩童稚气，已然是家里得力的小帮手，上山砍柴、放养牛羊、挖掘黄姜、收割棕叶，居家抬水扫地、劈柴擦桌，田间地头、家中杂务，样样都学着去做，尽力去干。

犹记一次，我与姐姐结伴上山砍柴。姐姐心疼我年纪太小、力气单薄，为减轻我肩头的重量，悄悄在柴捆里夹杂树叶。可年幼的我执拗又倔强，执意不肯偷懒，哭闹着要姐姐将树叶全部剔除，非要扛实打实的木柴。姐姐拗不过我，只得重新砍柴、规整捆绑，让我扛起沉甸甸的柴捆下山。

步入求学之年，家中依旧清贫，我无钱购置新书包、新文具。母亲便巧手裁剪旧衣物，为我缝制了一个朴素的小书包。没有崭新的作业本，我就沿用姐姐用过的旧本子，在空白的背面一笔一画认真书写。

那个年代的乡村学堂，简陋得难以想象。村里没有正规校舍，都是租用农户的堂屋当教室。一间宽敞的堂屋，容纳一、二年级，三十余名学生挤在一处，空间狭小，桌椅简陋。全校仅有一位老师，一人包揽语文、数学、音乐、体育所有课程，日夜操劳，事事亲力亲为，薪资微薄，却始终尽心尽责，默默守护着乡村孩子的求学梦。

八岁那年，生产队试种的甘蔗迎来丰收。此前我只识田间甜高粱，从未见过甘蔗，初见之时满心新奇。听闻生产队甘蔗可以对外批发售卖，年少的我心中悄然萌生了摆摊经商的念头。我攒下平日里挖黄姜、割棕叶辛苦换来的几元积蓄，咬牙批发了大小甘蔗各一百根。彼时大甘蔗五分钱一根，小甘蔗二分钱一根。

我的决定遭到了全家人的一致反对。一来我年纪尚幼，不谙世事；二来我从未做过买卖，毫无经验，家人都怕我辛苦攒下的积蓄尽数亏损、血本无归。亲人的担忧句句在理，我心中亦是忐忑不安，既怕甘蔗滞销积压，又怕存放过久腐烂变质。但转念一想，甘蔗在当年的乡村是稀罕之物，乡邻们大多从未见过、未尝过滋味，定然有人愿意尝试。

思虑再三，我还是鼓起勇气，在村口供销社门口摆起小摊。我定下售价：小甘蔗五分钱一根，大甘蔗八分到一毛不等。第一天，仅卖了不到三毛钱，次日四毛，第三日五毛。

看着过往路人啃食甘蔗清甜多汁的模样，我口舌生津、满心馋意，多少次忍不住想拿起一根尝尝鲜。可心底始终谨记，这一根根甘蔗皆是本钱，是糊口谋生的希望，最终次次强忍馋意，咽下口水。哪怕是至亲的姐姐想要品尝，我也分毫不让，照价收钱。时隔数十年回望，当年的懵懂抠门、不近人情，幼稚又可笑，却也藏着穷苦岁月里身不由己的辛酸。

年少岁月里，最煎熬的不是田间劳作、家务辛劳，也不是寒窗读书、伏案写作业，而是日复一日地背书苦学。十余年间，无论寒暑朝夕，我每日晨昏都会独坐河堤之上，潜心背诵医书。

比起劳作与苦修，食不果腹的日子，才是最难熬的。那些年，吃了上顿没下顿，温饱二字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万幸二姨在公社食堂务工，每日总会特意为我留一份吃食，或是米饭面条，或是白面蒸馍接济我，让我得以温饱。

年幼的我无力远行，起初是小姑往返公社，为我端回热饭。次数多了，旁人的闲话调侃、异样目光，让小姑倍感难堪。此后，取饭的重担便落在了姐姐身上。

得来不易的吃食，让年少的我格外自私。每次姐姐端回饭菜，我都独自享用，一口也不肯分给姐姐和小姑。时隔多年，回望当年的自私狭隘、不懂体恤亲人，心中满是愧疚与自嘲，也更懂今日安稳生活的来之不易。

我十三岁那年，土地承包到户、自主耕种，百姓得以自给自足，家中温饱终于有了保障，艰难的日子总算有了起色。可命运多舛，父亲骤然重病缠身，一病便是六年。这让我早早成熟，扛起了家庭重担。

那年种麦时节，天未破晓，母亲便起身，精心喂饱家中唯一的老黄牛，满心期盼着约好的乡邻前来帮工耕地。可天色大亮、日上三竿，迟迟不见帮工人影，母亲心急如焚，亲自登门恳请，却屡屡被婉拒。

那个年代的乡村劳作，皆是邻里换工、互帮互助，可彼时父亲重病卧床，家中无壮年男劳力，无力帮旁人劳作，自然无人愿意与我们换工。看着母亲焦灼无助的模样，年少的我挺身而出，坚定地对母亲说：“您扛犁，我牵牛，这地，我们自己来耕。”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独自耕地。从前只看父辈劳作，总以为简单易行，当真亲身实践，才深知“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的真谛。初握犁把，我完全掌握不住深浅力度，扶不稳犁头，掉头转弯时，更是无力提起犁具，屡屡手忙脚乱、手足无措。

为了把地耕得平整规整，我静心观察，细细揣摩，慢慢摸索诀窍。彼时秋阳灼热，我褪去衣衫，仅着短裤，以小腹抵住犁弯借力。家中老黄牛温顺通人性，似是知晓我年少不易，不急不躁，稳步前行。

脚下的黄泥巴地坚硬板结，耕作难度极大，犁出的土块硕大厚重，小的如面盆，大的足有三四个面盆大。烈日当空，汗流浃背，我咬牙坚持，不曾停歇。午后，幺爹路过田间，见我年少独立耕地、手法娴熟，连连夸赞，给予我莫大的鼓励。

整整一天半的时间，我耗尽气力，终于将整块土地全部耕完。硕大坚硬的土块无法直接播种小麦，必须用耙具碾碎整平。母亲帮我扛来耙具，我身形单薄、体重太轻，不敢站在耙上作业，唯恐颠簸跌落、坠入耙齿受伤。情急之下，我寻来两块石头，用绳索牢牢捆绑在耙身之上，增加配重。我紧随耙后，驱赶老牛，一步一步耐心规整，一个下午，终将满地土块耙碎整平。

我第一年初学耕地，笨拙艰辛；第二年便能独立耕田，熟练自如；第三年已然精通耙田整地。短短三年，我彻底掌握了田间所有重活技艺，犁地、耕田、耙田，样样娴熟。

从此，家中农事无需求人，也无需看人脸色。我彻底长成了能扛起家庭重担、独当一面的成年人。

西津古渡怀思

于继军

秦巴横亘，汉水穿城，安康枕山襟水，得山川之灵秀，承千载之文脉。城之北畔，西津古渡静立江湄。凭栏临风，江涛漫过耳畔，千百年的尘烟仿佛随江风漫卷而来，漫入眼底。《诗经·周南·汉广》幽幽咏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远古的歌吟跨越岁月长河，与眼前浩浩江水遥相呼应，历史与现实在此处脉脉相逢，引人俯仰古今，幽思不绝。

安康古称金州，地处秦头楚尾，秦之沉厚、楚之清逸、巴蜀之风韵在此交融荟萃，而西津古渡，便是这片土地商贸流转、人文交汇的无言见证。遥溯唐宋，此处已是金州城外首屈一指的水运津梁，位列汉江三大古渡之首，扼秦巴水陆往来之咽喉。放排的艄公踏浪而行，贩运山珍药草的客商在此驻足，南北行旅在此聚散离合，人间烟火尽汇于此。清康熙年间，官渡建制初成；民国时期，汉白公路贯通，汽车轮渡启行，古渡规模愈发宏阔。

它不仅是一处渡江的津口，更是物资流转、文明互鉴、人间聚散的精神驿站。秦地风骨，楚地情思，巴蜀烟火，都在这一片水岸沉淀浸润。江水东流不息，古渡青石板历经车马舟楫，斑驳留痕，静静镌刻着往昔熙熙攘攘的人间旧事。

历代文人墨客行过金州，皆为这江与古渡落笔留章。孟浩然登临安阳城楼，挥笔写下“县城南面汉江流，江涨开成南雍州”，写尽当年金州江干舟楫往来、城郭临江的繁盛气象，恰是西津古渡旧时风华的生动剪影。杜牧泛舟江上，吟出“溶溶漾漾白鸥飞，绿净春深好染衣。南去北来人自老，夕阳长送钓船归”，江水澹澹，渡送往来之人，时光于渡口缓缓流淌，无数人自此渡江启程，奔赴山河远方。陆游途经此地，盛赞“安康甲第天下传，玉题绣井摩云烟”，足见当年金州借汉水航运而繁华鼎盛，西津古渡便是这座城池联通四方的门户。朝则薄雾笼江，暮则渔歌渺渺，一如唐人笔底“落月临古渡，残灯明市井”的意境，晨昏更迭之间，属于西津渡的人间烟火，岁岁往复，生生不息。

20世纪70年代，汉江大桥凌空飞架，陆路交通勃然兴起，水运时代缓缓落幕。喧嚣千载的古渡，归于沉静。轮渡息声，旧码头渐次荒芜，曾经千帆竞逐的江岸，青苔漫上石基，朽木静卧滩头，旧日繁华敛入时光褶皱，留存于一辈辈故土人的记忆深处。漫步古渡遗址，指尖抚过残存的石砌埠头，百年江水与万千行人，将粗粝岩石打磨得温润柔和。石面上深浅交错的凹痕，是岁月镌刻下的年轮，更是一方百姓依水而居、与江共生的生命印记。汉水，是安康亘古不息的血脉；古渡，是这座城市最初的门户。它见过王朝兴替，历经世事动荡，亦收纳寻常百姓的悲欢离合。一江一渡之间，尽藏一座陕南古城的浮沉过往。

斗转星移，今日再临西津古渡，风物已然焕然一新。昔日轮渡故址之上，大桥横江，立交纵横交错，车水马龙昼夜不息，取代了旧时摇橹划桨的悠悠行舟；荒芜的滩涂码头，化作西津古渡生态公园。滨江曲径绵延，草木郁郁葱茏，安康市博物馆比邻而立，收纳典藏秦巴千年文脉。江滩之上，市民闲步徜徉，孩童嬉闹欢笑，晚风裹挟着融融市井气息。曾经只为远行者停靠的古渡口，如今化作全城百姓共享的亲水天地。

古渡的嬗变，亦是安康城市演进的生动注脚。往昔，汉水航运托举起金州商贸命脉，渡口是城市向外伸展的触角；今朝，以汉江生态保护为本，一江两岸景观带串联起整座城市。古老渡口褪去交通枢纽的职能，蜕变为城市文化地标，升华为安放集体记忆、滋养人文情怀的精神原乡。城市更新没有将千年古渡湮没，而是守护埠头遗迹，接续地名文脉，将历史遗存妥帖融入现代城市肌理。那些尘封的过往，不再只沉睡于故纸堆，而化作鲜活可触的文化符号，与当下共生共存。

暮色垂落，晚风拂过浩渺江面，大桥灯火次第亮起，古渡残石默然伫立，千年汉水奔涌如故。旧帆远影已然远去，人间新景接踵而来。西津古渡，无声道破一座城生长的哲思：真正的前行，从来不是割裂过往、舍弃根脉，而是怀揣千年沉淀的人文底蕴，承续历史，拥抱时代，于守正之中，奔赴生生不息的崭新未来。

一座崭新的图书馆

周琳

午休间隙，我走向一座崭新的图书馆。

一路上，脑海里浮现着早年老城那间临街书房，不过十余平方米。每逢周末、节假日，我常携女儿到此读书。空间逼仄局促，书架密密堆叠，挤满了伏案阅读、写作业的孩童。望着孩子们蜷缩的身影，心底便生出一个念想：岚皋何时能有一方像样的阅读天地，成为孩童安放心灵的港湾？

后来，图书馆迁到城外水上乐园，空间较前开阔了许多，总算脱离旧日逼仄。只是馆舍位于一楼，紧邻游泳馆，经年不散的潮气裹挟着淡淡的霉味儿，室内采光幽暗。纵然心中满怀对书卷的热忱，终究难以长久驻足。我只去过寥寥数次，便不再踏足。岚皋有清涧层峦，有草木云烟，又怎能缺少一缕持久不散的书香？这份念想，在心底静静蛰伏多年。

往后远行，每到一座陌生城邑，当地图书馆总会成为我和女儿的必访之地。杭州之行，我们走进一座座城市图书馆，窗明几净，墨香氤氲，市民与孩童静坐品读，连光阴都仿佛放慢了脚步。

我心底最朴素的期许，是希望山里的孩子们在假期里不再终日沉溺于电子屏幕，希望有一方天地能吸引他们放下手机、平板，安然坐于案前，借书页翻越群山，望见山外的大千世界。

我把车骑得飞快，远在岚河对岸，就一眼望见矗立在岚河夜画码头的“岚皋图书馆”大楼。及至近前，宽敞通透的大厅、古朴雅致的装饰让人眼前一亮。

一楼是开阔的文化会客厅，可承办文化展演、交流研讨和阅读推广活动，空间疏朗，柔和的灯光漫洒各处。右侧是服务台兼茶吧，可供读者小坐品茗。拾级而上，报刊阅览、电子阅览、幼儿绘本、青少年阅览、成人阅读等区域分区有序，还有别具一格的亲子阅读空间。馆内藏书十四万余册，珍藏地方文献数千册；五、六楼设有公益培训教室和多功能大厅。读书分享会、文化沙龙，室内室外均有场地开展。

最令人新奇的，是二楼的数字化阅读体验。一整面数字听书墙，用手机扫码，万千典籍便触手可及。点开“名家名著”，舒缓的诵读声流淌而出。光影阅读、墨水屏阅读本、VR沉浸式阅读设备，让阅读进入全新的境界。

一座图书馆，便是一座小城的精神粮仓。于山里孩童而言，这里是眺望辽阔世界的窗口；于每一个奔波谋生的普通人而言，这里是一处安顿灵魂的自留地。从前，我们赴他乡寻觅书香；如今在岚河水畔，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现代化智慧图书馆。

走出馆门，天光轻柔地铺洒在河面，岚河水一路欢歌向东，书香正缓缓浸润整座小城。



空山新雨后

操世双

雨后初晴，推开窗户，秋天的清新之气如潮水般涌来，泥土的芬芳与草木的清香相互交织，沁人心脾。深吸一口饱含秋意的空气，顿感心旷神怡，仿佛身心都被涤荡一新。

洗漱完毕，走下小楼。漫步于屋后湿漉漉的、由石子和磨盘铺就的小径。石磨盘经雨水冲刷，干净且光滑似镜。路旁的花草树木、瓜果蔬菜受雨水洗礼，愈发显得生机勃勃。

移步至前院，池塘里，荷叶微微晃动，水珠在叶上滚动，如灵动的小精灵，最终跃入水中，惊得小麻鱼儿慌乱逃窜，水面泛起一圈圈细密的涟漪。荷花有的已经凋零飘落，留下小巧玲珑的莲蓬，有的依旧在风中绽放。

院坝边的瓜果蔬菜，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满树青红相间的辣椒，有的色泽青翠，有的红得似火。细长如丝的豇豆，在微风中尽显优雅与灵动。翠绿的苦瓜，表面布满了凸起的疙瘩，恰似岁月留下的沧桑痕迹。红如少女脸蛋的秋桃、毛茸茸的猕猴桃，经雨水的润泽，都果香四溢。

古朴的青砖阶旁，洋姜和十样锦繁茂生长。洋姜挺拔直立，翠绿的叶片簇拥着嫩黄的花朵，微风拂过时，花朵轻轻摇曳，散发出独特的香气。十样锦则花瓣层层叠叠，色彩斑斓绚丽，红似烈烈火焰，粉如绚丽云霞，白若皑皑积雪，相互交织。而最抢眼的，当数坎边低垂的南瓜藤蔓，郁郁葱葱，铺天盖地。藤蔓间的南瓜形状各异，有的圆润如满月，有的修长似玉笛，有的弯曲如金钩，有的扭曲似蟠龙。色泽亦是丰富多彩，有青翠欲滴的绿，有璀璨耀眼的金，有宛如蛋黄般柔和的黄，有恰似菜花蛇皮般独特的花斑，还有的带着麻子点点的纹理。

忽然，瞧见一只肥胖的木蜂钻进一朵南瓜花中。思绪瞬间被拉回到儿时那段纯真的时光。那时，我不过五六岁，天真无邪，对世界满怀着无尽的好奇。记得当初看到木蜂钻进南瓜花时，一心只想将其捉住。我迫不及待地靠近，用手迅速合拢花瓣，而后随手揪下一根草，仔仔细细地把合拢的花瓣捆扎起来，满心期待能将木蜂困在其中。紧接着，我急不可耐地趴在地上，把耳朵紧紧贴在花边，屏气凝神，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木蜂在里面发出的嗡嗡声。那声音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宛如一场奇妙无比的音乐会，让我沉醉其中。很快，木蜂咬破了花瓣，从里面猛地冲了出来。慌乱之中，它顺势在我的耳根处狠狠蜇了一下。刹那间，尖锐的疼痛如电流般传遍全身，我痛得涕泪横流，撕心裂肺地哇哇大哭。不一会儿，半边脸就肿胀起来，母亲闻声匆匆赶来，心疼不已地为我找来草药敷上。

一场秋雨过后，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人也静下心来。令人不禁想起“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诗句。

一粒新米

熊荣军

一

一碗新米粥端来
香气钻进鼻喉
舌尖滚了滚
舌根压了压
咽下一刻
我就不想说话了
“好吃”两个字
从心底悄悄冒出来

二

《诗经》里农夫弯着腰
十月获稻，酿成春酒
一缕秋风，翻开《齐民要术》
选好穗纯色者，高高悬挂
《天工开物》记录着浸种、催芽、移栽
每一步都守着一粒米的魂

三

十月的稻田，一层一层变黄
一粒新米，从《诗经》韵脚里钻出来
从农书纸页间走出来
在母亲舂米的石窝颠来倒去
成为一碗新米粥

绿松石之歌（外二首）

田浩

该怎样哼唱属于这种宝石的歌曲
应该隐秘，毕竟你深藏于
幽暗的地底。等待已久的问世
足够赋予你深沉的底色
幽绿、墨绿，深邃与神秘的颜色
裹住了这块美丽的石头
应该是吟诵
用极为轻盈的语调慢慢吟咏
只有这样，才能感知你的岁月
就像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往前走

落日

今日的空中，如同退潮后的沙滩
蓄着潜藏的深水，蕴有潮湿心跳
定睛看：灰白院墙上印着脚印
徒步在雪山下
厚云被清晰地拍出
景色深远处的颤抖白边，似乎是
迷路的旅人猝不及防地拥抱朝阳
一小半殷红，一大半桃红
失去这一轮落阳，大片的云朵都要
释放最后的白，在这落日之外

阶前

那是巍峨的宫殿
阶前，或许有马群跑过
蓬勃的青苔，撷取硕大的雨珠
路过这雨后美丽的阶前
树与草好像在举行婚礼
一场沉默，点滴到天亮

地址：安康市汉滨区大桥北路4号传媒大厦 邮政编码：725000 网址：sjk.akxw.cn 办公电话（传真）：（0915）3268520 电子邮箱：bs3268520@163.com 投稿邮箱：akrbbbb@163.com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915）3268656 新闻热线：（0915）3268533 广告热线：（0915）3212549 发投热线：（0915）3211149 定价：每年390元 自主发行 安康日报印务中心印刷 地址：安康市汉滨区寇家沟社区